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精选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 朱园园 译



 群众出版社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精选

[日] 芥川龙之介 著 朱园园 译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精选 / (日) 芥川龙之介著; 朱园园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5. 9

(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420 - 4

I. ①芥… II. ①芥…②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8178 号

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精选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[日] 芥川龙之介 著 朱园园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

印 张: 7. 62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420 - 4

定 价: 29.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bbs. com](http://www.qzcbbs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bbs@sohu. com](mailto:qzcbbs@sohu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鬼才惊世处

朱园园

龙命鬼才惊天地，殉道文学泣鬼神。

一“芥”书生殒龙命，百“川”归海笑浮生。

芥川龙之介可谓天生“龙命”。他出生于明治二十五年（1892年）三月一日早上，也就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时，故取名龙之介。出生仅七个月，母亲精神失常，龙之介遂由娘舅家收为养子，并改姓芥川。

生母发疯给芥川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，而养子的生涯则对其人生及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与多舛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芥川少年得志，又是东京帝都大学的高才生，年仅二十出头就深受文学大家夏目漱石的赏识，并且凭借《鼻子》《罗生门》等短篇小说一鸣惊人，开启了他独步文坛十余年的辉煌岁月。

本选集精选了他二十余篇脍炙人口的短篇，可从“人性

的拷问”“宗教的困惑”“现实的迷离”“古典的华光”“爱情的凄婉”等五个主旨来解读，以展示芥川复杂多变、风格迥异的文学意蕴，进一步了解和探求这位鬼才作家的内心世界。

探求人性的真谛，是芥川“艺术至上”文学理念的重要体现。然而芥川笔下的《罗生门》并非电影大师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，陷入困境的家丁遇上拔女尸头发的老妪，于是上演了价值观与人生观激烈碰撞的戏剧性的一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罗生门代表着人间的地狱，在生存与死亡的较量中，人性中隐藏的罪恶一点点暴露原形，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《地狱变》堪称拷问人性的经典之作。传说中《地狱变》的图画源于印度佛寺，本意在于劝善惩恶，特别用来震慑对佛法不够虔诚、心里有鬼的人。不过，小说的骇人之处并非《地狱变》本身，而是《地狱变》产生的代价——为了这幅《地狱变》，画师父女先后葬送了身家性命。虽然画作得以流传后世，然而这幅画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、万劫不复的地狱，也让读者在道德和精神上遭受了地狱的拷问和折磨。

芥川对宗教抱有颇为浓厚的兴趣，《烟草与魔鬼》《南京的基督》《黑衣圣母》《蜘蛛之丝》《鼻子》等作品涉及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题材。佛门的因果报应、传教士的种种丑态在芥川笔下信手拈来。在他看来，固有的宗教信仰象征着愚昧与腐朽，不仅毫无用处，也许还会误人子弟。他对宗教的利己主义不屑一顾，甚至鄙夷和唾弃。

汉学功底深厚的芥川钟爱《故事新编》，有相当一部分小说都取材于诸如《今昔物语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中日古典文学作品，

而且借古喻今，针砭时弊。古代故事经过芥川的改写之后，再次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，比如取材于中国元明画家逸事的《秋山图》。神秘莫测的《秋山图》宛若一面镜子，随着时间、地点及观赏者的变化，它的内容在变化，价值也在发生着变化。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那么，我们能够两次看到同一幅画吗？

芥川在娴熟地驾驭古典题材的同时，对不甚擅长的现代题材和爱情题材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。小说《弃儿》描绘了无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在“非母之母爱”与“非子之子孝”间，牵扯出一缕温馨的家族之爱。《秋》则罕见地以现代家庭为题材，在平淡中缓缓流淌出寂静的生活哀愁，堪称难得的现代题材佳作。《橘子》采用了鲁迅先生惯用的白描手法，通篇没有一句对话，却借景写情，让景色与人物浑然融为一体。姑娘的形象，橘子鲜艳的颜色，甚至浓郁的泥土气息都跃然纸上，别有一种婉约含蓄的美。
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艺术的辉煌终究不能解救在现实人生中痛苦挣扎的芥川。正值人生壮年之时，才华横溢的他选择为艺术而殉道，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，伴着寂寞的雨声，结束了自己年仅三十五岁的生命。或许，英年早逝的芥川不只是为了了解脱，而是为了新的理想和满足。

对于芥川的死因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而芥川的小说作品亦与他的死因相仿，具有谜一般的魅力，仿佛陈年佳酿的老酒，历久弥新却又让人回味无穷。

芥川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但他那些扣动读者心弦、读来跌宕起伏的隽永文字却永远无法磨灭。

目 录

- 罗生门 ① 1
- 竹林中 ① 8
- 烟草与魔鬼 ① 18
- 蜘蛛之丝 ① 28
- 一篇恋爱小说 ① 32
- 南京的基督 ① 40
- 弃儿 ① 53
- 地狱变 ① 60
- 杜子春 ① 89
- 橘子 ① 102
- 鼻子 ① 107
- 孤独地狱 ① 115

仙人 120

黑衣圣母 128

秋山图 134

六宫公主 145

阿富的贞操 154

毛利先生 166

傻子的一生 181

秋 204

黄粱梦 219

疑惑 221

罗生门



黄昏时分，家丁来到罗生门下避雨。

门檐宽广，除了家丁，别无他人，只见一只蟋蟀伏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。这座位于朱雀大路的罗生门下，总该有几个戴着市女笠^①和乌软帽的男男女女在躲雨的，如今却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

为何会这样呢？最近两三年来，京城连遭地震、台风、火

① 市女笠是馒头型笠子。本为市场叫卖女人戴的草笠，日本平安时代开始，竟成为贵族女子外出或远行的标准装束之一。

灾、饥荒等灾害，早已满目疮痍了。据古籍记载，还有人打碎佛像和神器，将涂有朱漆或贴着金箔的木头堆在路边，当作柴火折价处理呢。京城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修缮罗生门的事了——自是无人问津。

然而，如此荒凉的地方却让狐狸^①和强盗乘虚而入。到了最后，还形成了一种恶习，人们甚至将无名尸首都丢到罗生门里来了。傍晚日落后，门里阴森恐怖，令人望而却步。

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不少乌鸦。这些乌鸦白天成群聚集在高高的门楼上空，盘旋啼叫。而到了晚霞尽染天空时，乌鸦更是如同撒在天空里的黑芝麻，蔚为壮观。当然，乌鸦是来啄食尸体的。也许是今日天色已晚的缘故，竟然一只也见不到了。只是在杂草丛生、东倒西歪的石砌台阶上，还能看到零星的白色鸟粪。

家丁穿了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藏青袄，坐在七级台阶的顶端，一边用手护着右颊上的肿胀，一边不知所措地望着落下的雨点。

此时，他确实在避雨，可就算雨消云散，他也不知何去何从。按理说，他应该回到主人身边的，然而主人四五天前就将他解雇了。正如前文提到的，当时的京城满目疮痍，家丁被主人解雇不过是灾祸风暴中的小小余波而已。与其说家丁在避雨，倒不如说他“被大雨困住了，不知该往哪儿走”。而且，今日阴霾的天色也让这位生活在平安朝的家丁颇感郁闷。从下

① 在日本文化中，狐狸是具有灵气的动物，能够变幻人形，迷惑众生。

午4点就下起了雨，竟然迟迟没有放晴的迹象。家丁暗自思忖，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——眼下一筹莫展，怎样才能寻到活路。他的耳际，似有若无地传来了朱雀大街上的雨声。

大雨笼罩着罗生门，自远处噼里啪啦地打了过来。夜幕逐渐降临。抬头一望，只见望门楼顶斜伸出去的飞檐上正飘浮着厚重的阴云。

想要求得一线生机，便无暇顾忌那么多了！墨守成规的话，只会饿死在街头或墙角，之后被人像狗似的丢在这罗生门边。如果不择手段呢——家丁冥思苦想了许久，最后终于明白了：这个“如果”怎么说，都只是个假设。虽然家丁明白，当前只有不择手段才能活命，可当“沦为强盗乃不得已而为之”的前面加了一个“如果”时，他还是提不起任何积极的兴致来。

家丁使劲打了一个喷嚏，然后懒洋洋地站起身来。京城夜晚格外阴冷，不禁让人想要烤火取暖了。无情的寒风伴着暮色，从立柱之间吹了过来，趴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家丁拉了拉黄色汗衫外头的藏青袄领，缩着脖子，观察着城门四周。若在一个既遮风挡雨又避人耳目的地方踏实地睡上一觉，该多好啊！这时，他看到一座通向门楼上端、涂着朱漆的宽大楼梯。那上面即便有人，也不过是些死尸吧。于是，家丁小心翼翼地看住腰间的刀，免得它脱鞘而出，一边抬起穿着草鞋的脚，迈上了楼梯的第一阶。

过了片刻，只见家丁猫着腰，现身在通向罗生门门楼的宽

梯中间，屏息窥探门楼上端的光景。楼上投下的火光隐约照亮了他的右脸，那短短的胡茬中长了一个化了脓的发红肿疮。

家丁原以为这城楼上不过都是些死人罢了，上了几级之后却发现，竟然有人点着火把在到处乱窜。黄色的火光散淡而模糊地映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上。在这风雨交加的寒夜里，敢到罗生门里来生火的人绝非等闲之辈。

家丁如壁虎般蹑手蹑脚起来，好不容易才接近陡峭楼梯的顶端。他压低身子，伸长脖颈，战战兢兢地向门楼里张望。

果如传闻所言，门楼里横七竖八地扔着几具尸体。由于火光照射的范围比想象中的小，无法看清究竟有多少尸体。借着朦胧的火光，隐约可见一些男男女女的尸首，有的赤身裸体，有的穿戴整齐。这些尸体仿佛泥塑玩偶似的张着大嘴，摊着胳膊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。他们曾是活生生的人吗——实在令人无法想象。模糊的火光照到了尸体的肩膀和胸口等凸起的部位，而那些低凹的部位漆黑一片，仿佛不会说话的哑巴似的无声无息。

忽然，一股腐烂的尸臭来袭，家丁忍不住想要捂住鼻子。然而，就在那一刻，他忘记了捂鼻的冲动，一种强烈的感情取代了他的嗅觉。

原来家丁看到，尸首堆里蹲着一位老婆子！她身上穿着棕色衣服，长得又瘦又小，简直跟猴子似的。她用右手举着一片点燃了的松明，直勾勾地注视着一具尸体的面容。从头发的长度来看，那多半是一具女尸吧。

家丁心中怀有六分恐怖和四分好奇，一时竟然忘记了呼

吸。按照古籍的说法，便是毛骨悚然了。老婆子将松明插在地板缝隙中，双手抱起她一直都在凝视着的尸体头颅，仿佛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似的，一根接一根地拔起死尸的头发来。手过之处，头发无不连根拔起。

眼见死尸的头发被一根根拔下来，家丁的恐怖也一点点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老婆子的反感。这种感觉正在一点点地积聚起来——不，不单是对这老婆子，应该说对一切罪恶都感到反感和厌恶。此时，若是有人再次提起罗生门下的思考——“是饿死，还是当强盗”时，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选择饿死。他那颗嫉恶如仇的心，正像老婆子插在地板缝隙里的松明一样，熊熊燃烧起来了。

可他还是没弄明白老婆子拔下死人头发的原因，也就无从得知她的动机是善是恶。可在家丁看来，单凭她在雨夜时分来到罗生门下拔掉死人头发，便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。当然，他早已忘记自己刚才铤而走险、落草为寇的企图了。

于是，家丁两腿一用力，猛地跃上楼梯。他手握刀柄，大步来到老婆子面前。老婆子吓得不轻，即刻如惊弓之鸟一般跳了起来。

“老家伙，你往哪里跑！”家丁大声呵斥，用身子挡住了在尸体中连滚带爬、慌忙逃跑的老婆子。

尽管老婆子试图推开家丁逃跑，可还是被他一把拉了回来。两人便在尸堆中扭打起来，可胜负早已分出。家丁抓住老婆子的胳膊，一把将她按倒在地。她的胳膊瘦骨嶙峋，如同鸡爪一般。

“干什么呢？老实点儿，不然要了你的性命！”家丁甩开老婆子，拔出钢刀，在她面前晃了晃刀刃。

然而，老婆子没吭声，两手微微发颤，抖着肩膀大口喘气，睁得溜圆的眼珠险些就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，却仍像哑巴般一言不发。

事已至此，家丁觉察到老婆子的生死已尽在股掌之中，刚才炽热的怒火逐渐平息下来，只剩下稳操胜券的得意与满足。于是，他低头望着老婆子，以稍微柔和的语调说：“不必害怕！老子不是衙门的官差，只是方才途经这里，不会找你麻烦或拿绳子绑你的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这种时候在门楼下究竟要干什么？”

听了这话，老婆子眼睑发红，虎目圆睁地打量着家丁的脸，目光如秃鹰般锐利。她那跟鼻子挤在一起的嘴仿佛在咀嚼什么似的，只见尖尖的喉结在细瘦的嗓子眼那里上下蠕动，如乌鸦般低沉而气喘吁吁的声音传入了家丁耳朵里。

“拔头发……拔头发……用它来做假发。”

家丁对老婆子如此平实的回答，感到大失所望。同时，他刚才的怒气连同冷漠的轻蔑再次涌上心头。

老婆子觉察出了他的态度，便一手拿起一把刚拔下的死人头发，用蛤蟆低鸣般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解释道：“拔死人头发是很不道德的。可他们生前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比如这个我拔了头发的女人吧，她活着的时候总把蛇肉切成四寸长的肉段，晒干了当鱼干卖给兵营。他们都说她的鱼干味道鲜美，每天都少不了要吃呢。若不是她得瘟疫死了的话，这会儿肯定还在卖

呢。我不认为这女人的营生有什么不对，不然就得活活饿死嘛。真是没法子呀！一个道理，我如今干这坏事也是没办法了呀！不干就得饿死呀！她要是知道我的难处，大概也会原谅我的吧。”

老婆子话里的意思大致就是如此。家丁收刀入鞘，左手按着刀柄，冷漠地听她解释，右手忍不住又去抚摸自己脸上的肿包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心中鼓起了一种勇气。这可是他方才在门下所没有的，且与刚刚抓住逃跑的老婆子的勇气迥然不同。是饿死，还是当强盗——他不再为此而烦恼了，因为饿死的念头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“果真如此吗？”老婆子话音刚落，他便讥讽地反问道。忽然，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，向前跨出一步，右手从肿包处放下来，一把抓住老婆子的衣服恶狠狠地说：“那么，就算我剥了你的衣服，也不要怪我！不然，我也得饿死嘛！”

家丁迅速扯下老婆子的衣服，然后一脚将缠着他大腿的老婆子踢倒在尸体上。腋下夹着刚刚剥下的棕色衣服，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梯口，顺着楼梯下去了。家丁一溜烟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如死人般的老婆子赤裸着身子从尸堆里爬了起来，口中喃喃自语。借着松明的余火，她费力地爬到楼梯口，披散着灰白的短发，朝门下张望。外面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。

家丁究竟去了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

竹林中



【巡捕官审讯樵夫的供词】

不错，是我发现了那具尸体。今天早上，我照例去后山砍柴，发现山后的竹林里有一具尸体。大人问尸体在什么地方吗？那里距离山科站大约一里地吧。竹林里混杂着小杉树，几乎不太有人会来这种地方。

死者身穿浅蓝色的绸料褂子，头上是城里人戴的那种老式礼帽，仰面朝天躺在地上。虽然身上只中了一刀，可刀子正好

扎在心口上。血水将死尸周围的竹叶都染成红色了。不，血已经止住了，伤口似乎也干了。况且还有一只大马蝇，一动不动地叮在伤口上，连我走近的脚步声都没听到。

看见刀子之类的没？——没，什么都没有。只是旁边的杉树根部留有一根绳子。另外……对了，除了绳子，还有一把梳子。死尸旁只有这两样东西。不过，地上的荒草和竹叶被踩得一团糟。男人被杀之前，准是有过一场恶斗。您说什么——有没有马？那里，马根本进不去的，距离可以走马的山路还隔着一片竹林呢。

【巡捕官审讯行脚僧的供词】

这个死者，贫僧昨日确实遇见过。昨天……大约是中午吧，就在从关山快到山科的路上，他跟一个骑马的女子一起去关山。女子在竹笠上戴了一层面纱，贫僧没看见她的脸，只见她穿着蓝紫色的绸夹衫，骑着桃花色的马……确实是一匹剪了马鬃的马。多大的个头啊？大概有四尺吧……贫僧是出家人，不太清楚这些事情。那个男人……不，他身上佩着腰刀和弓箭，黑漆箭囊里插了二十几支箭——贫僧对此记忆犹新。

贫僧做梦也不会想到，那男子会落得这般下场。人生若朝露，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。唉，太悲惨了！贫僧也无话可说了。

【巡捕官审讯捕快的供词】

大人问我关于逮住的那家伙吗？他确实叫多襄丸，是个臭名昭著的大盗。我抓他时，他正在栗田口石桥上啊哟啊哟地呻吟，